ᠰᠣᠨᠵᠣᡶᡳ ᡠᠪᠠᠯᡳᠶᠠᠮᠪᡠᡥᠠ ᠯᡳᠶᠣᠣ ᠵᠠᡳ ᠵᡳ ᡳ ᠪᡳᡨᡥᡝ

擇繙聊齋志異

陸判 ᠯᡠ ᡦᠠᠨ

董生 ᡩᡠᠩ ᡧᡝᠩ

賈兒 [illegible]

畫皮 [illegible]

青鳳 ᠴᡳᠩ ᡶᡠᠩ

第三卷 ᡳᠯᠠᠴᡳ ᡩᡝᠪᡨᡝᠯᡳᠨ

擇繙聊齋志異目錄 [illegible]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

00076

正紅旗滿洲長興祥圃

鑲紅旗滿洲慶錫熈臣叅訂

正紅旗滿洲德音泰惟一

山東蓬萊穆齊賢禹範校正

正紅旗滿洲扎克丹秀峯繙譯

擇繙聊齋志異

青鳳

太原耿氏

故大家

第宅宏濶

後凌夷

樓舍連亘

半曠廢之

因生怪異

堂門輒自開掩

家人恒中夜駭譁

耿患之
移居別墅
留老翁門焉
由此荒落益甚
或聞笑語歌吹聲
耿有從子去病
狂放不羈
囑翁有所聞見
奔告之
至夜
見樓上燈光明滅

走報生
生欲入覘其異
止之 不聽
門戶素所習識 竟撥蓬蒿
曲折而入 登樓
殊無少異 穿樓而過 聞人
語切切 潛窺之 見巨燭雙燒
其明如畫 一叟儒冠

南面坐

一媪相對

俱年四十餘

東向一少年

可二十許

右一女郎

裁及笄耳

酒胾滿案

團坐笑語

生突入

笑呼曰

有不速之客一人來

羣驚奔匿

獨叟出叱

問誰何 入人閨闥

生曰 此我家閨闥

君占之 旨酒自飲

不一邀主人 毋乃太吝

叟審睇曰 非主人也

生曰 我狂生耿去病 主人之從

子耳 叟致敬曰 久仰山斗

叟曰
此豚兒也
揖而坐
俄少年自外入
還祈招飲
叟呼孝兒
避
吾輩通家
座客無庸見
之
叟乃酌客
生曰
便呼家人易饌
生止
乃揖生入

畧審門閥　叟自言

義君姓胡　生素豪

談議風生　孝兒亦倜儻

傾吐間　雅相愛悅

生二十一　長孝兒二歲

因弟之　叟曰　聞君祖纂塗山外傳

知之乎

紗緒泉湧

叟大

粉飾多詞

山女佐禹之功

生畧述塗

垂教也

五代而上

無傳焉

幸公子一

唐以後

譜系猶能憶之

荅知之

叟曰我

塗山氏之苗裔也

生嬌 秋波流慧 人間無

媼偕女郎出 審顧之 弱態

孝兒入幃中 少時

共聽之 亦令知我祖德也

可請阿母 及青鳳来

公子亦非他人

喜 謂子曰 今幸得聞所未聞

其麗也

叟指婦云

此爲老荆

又指女郎

此青鳳

鄙人之猶女也

頗慧

所聞見

輒記不忘

故喚令聽之

生談

竟而飲

瞻顧女郎停睇不轉

女覺之

輒覆其首

與女俱起 遽搴

媼見生漸醉 益狂

南面王不易也

拍案曰 得婦如此

生神志飛揚

不能自主

亦無愠怒

女卽斂足

生隱躡蓮鉤

幃去

生失望

乃辭叟

出

而心縈縈不能忘情於青鳳也

至夜復往

則蘭麝猶芳

而凝待終宵

寂無聲欬

歸與妻謀

欲携家而居之

冀得一遇

妻不從

生乃自往

讀於樓下

後發扃
闢之閛然

更既深
滅燭欲寢
聞摟

鬼慚而去
次夜

自塗
灼灼然相與對視

視生
生笑
染指研墨

面黑如漆
張目

夜方凭几
一鬼披髮入

生急起窺覘則扉半啟

俄聞履聲細碎

有燭光自房中出視之則青鳳也

驟見生駭而卻走

遽闔雙扉生長跪而致詞曰

小生不避險惡

實以卿故幸無他人

足矣

女似肯可

之親

但一見顏色

生固哀之

云

亦不敢望肌膚

但閨訓嚴

不敢奉命

惓惓深情

妾豈不知

憾耳

女遙語曰

得一握手為笑

死不

啟關出
捉之臂而曳之
生狂喜
相將入樓下
擁而加諸膝
女曰
幸有夙分
過此一夕
即相思無用矣
問何故
阿叔畏君狂
曰
故化厲鬼以相嚇

入

女羞懼 無以自容

爲歡 方持論間 叟掩

生強止之 欲與

發矣 言已欲去云恐叔歸

而妾留守 明日即

一家皆移什物赴新居

而君不動也 今已卜居他所

俯首倚牀 拈帶不語

叟怒曰 賤婢辱吾門戶

不速去 鞭撻且從其後

女低頭急去

叟亦出

尾而聽之 訶詬萬端

聞青鳳嚶嚶啜泣

生心意如割 大聲曰

罪在小生 與青鳳何與

倘宥鳳也 刀鋸斧鉞

小生願身受之 良久

寂然 生乃寢 自此 第内

絶不復聲息矣 生叔聞而奇之

願售以居

不較直 生喜 携家口

而還焉

意甚適

而未

嘗須臾忘青鳳也

會清明上墓歸

見小狐二

為犬逼逐

其一投荒竄去

一則皇急道上

望見生

依依哀啼

耳戢首

似乞其援

生憐之

啟裳衿提抱以歸

見卿 如獲異寶

生曰 日切懷思 繫於魂夢

望無以非類見憎

脫非郎君 必葬犬腹

婢子戲 遣此大厄

大喜慰問 女曰 適與

閉門 置牀上 則青鳳也

積二年餘
生方夜讀
生喜
另舍舍之
可與君堅永約耳
婢子必以妾為已死
何得相從
然幸矣
不因顛覆
此天數也
何憎之云
女曰

孝兒忽入

生輟讀

訝詰所来

孝兒伏地愴然曰

家君有橫難

非君莫拯

將自詣懇

恐不見納

故以某来

問何事

曰

公子識莫三郎否

曰

此吾年家子也

三年矣

不可　孝兒零涕曰　鳳妹已野死

非青鳳来

他事不敢與聞　必欲僕效綿薄

樓下之羞　耿耿在念

望君之留之也　生曰

孝兒曰　明日將過　倘携有獵狐

適不之諾者　亦聊以報前横耳

果救之否　曰　救則救之

告以故　女失色曰

掩面而去　生如青鳳所

孝兒起　哭失聲

顧瞻

執卷高吟　殊不

生拂衣曰　既爾　則恨滋深耳

忍哉

次日莫三郎果至

定不相援

女笑曰

但使人不能無介介耳

卿果死

生曰

誠然

昔雖獲罪

乃家範應爾

妾少孤

依叔成立

女乃喜曰

鏤膺虎韔
僕從
甚赫
生門逆之
見獲禽甚多
中一黑狐
血殷毛革
撫之
皮肉猶
温
便託裘敝
乞得補
綴
莫慨然解贈
生即付青鳳

乃與客飲

客既去

女抱狐於懷

三日而甦

展轉復化為叟

舉目見鳳

疑非人間

女歷言其情

叟乃下拜

慚謝前愆

喜顧女曰

我固謂汝不死

今果然矣 女謂生曰

君知念妾 還乞

以樓宅相假 使妾得以申返哺之私

生諾之

叟赧然謝 別而去 入夜

果舉家來 由此如家人父

子 無復猜忌矣

教　有師範焉

遂使傅之　蓋循循善誘

生嫡出子漸長

生齋居　孝兒時共談

畫皮

太原王生早行　遇一女郎抱

襆獨奔　甚艱於步

急走趁之　乃二八姝麗

心相愛樂　問何夙夜踽踽獨行

行道之人　不能解愁憂　女曰

遁耳 問何之 曰

楚辱之 所弗堪也 將遠

嫡妒甚 朝詈而夕

貪賂 鬻妾朱門

不辭也 女黯然曰 父母

愁憂 或可効力

何勞相問 生曰 御何

在亡之人 烏有定所
生言敝廬不遠
即煩枉顧
女喜從之 生代攜襆物
導與同歸
女顧室無人
問君何無家口
荅云齋耳
女曰 此所良佳 如憐妾而活

之須祕密

勿洩 生諾之 乃與寢合

使匿密室

過數日而人不知也 生微告妻

陳疑為大家媵妾

勸遣

之 生不聽 偶適市

遇一道士
顧生而愕
問何所遇
荅言無之
道士曰
君身邪氣縈繞
何言無
生又力白
道士乃去
曰
惑哉
世固有死将臨而不悟者
生以其言異
頗疑

而窗窺之　見一獰鬼面翠色

乃踰垝垣　則室門已閉　躡迹

杜　不得入　心疑所作

無何　至齋門　門內

食者　何至為妖　意道士借厭禳以獵

女　轉思　明明麗人

不知所往　偏跡之　遇於野

獸伏而出　急追道士　大懼

女子　睹此狀　披於身　遂化為

已而擲筆　舉皮如振衣狀

鋪人皮於榻上　執綵筆而繪之

齒巉巉如鋸

長跪乞救

道士曰

請遣除之

此物亦良苦

甫能覓代者

予亦不忍傷其生

乃以

蠅拂授生

令挂寢門

約會於青帝廟

臨別

生歸

不敢

入齋

乃寢內室懸拂焉

一更許

聞門外戢

戢有聲

自不敢窺也

使妻窺之

但見女子来

望拂子

不敢進

立而切齒

良久乃去

少時

復来

罵曰

道士嚇我

終不然竄入口而吐之耶

取拂碎

之

壞寢門而入

徑登生牀

裂生肚

掬生心而去

妻號

婢入

燭之

生已死

腔血狼藉

陳駭

涕不敢聲

幸逋未遠
問南院誰家
既而仰首四望
曰
女子已失所在
即從生弟來
我固憐之
鬼子乃敢爾
道士怒曰
明日
使弟二郎奔告道士

之 晨間一嫗来 欲傭為僕家操作

當歸問之 去少頃而返曰 果有

良不知

否有不識者一人来 僕赴青帝廟 答曰

二郎愕然 以為未有 道士問曰 曾

道士曰 現在君所

二郎曰 小生所舍也

室人止之 尚

在也 道士曰 卽是物矣

遂與俱往 杖木劍立庭心

呼曰 業魅償我拂子来

嫗在室

惶遽無色 出門欲遁

道士逐擊之 嫗仆 人皮劃然而脫

道士塞口入囊

瞬息烟盡

口吸氣

拔其塞

置烟中

颼颼然如

堆

道士出一葫蘆

身變作濃烟

迺地作

道士以木劍梟其首

化為厲鬼

臥嗥如猪

共視人皮　眉目手足
無不備具　道士卷之　如卷畫
軸聲　亦囊之　乃別
欲去　陳氏拜迎於門
哭求回生之法　道士謝不能
陳益悲　伏地不起
道士沉思曰　我術淺

習知之　乃別道士　與嫂

夫人勿怒也　二郎亦

試叩而哀之　倘狂辱夫人

時卧糞土中

必合有效　問何人　曰　市人有瘋者

指一人　或能之　徃求

誠不能起死　我

俱往

見乞人顛歌道上

鼻涕三尺

穢不可

近

陳膝行而前

乞人笑曰

佳人愛我乎

陳告之故

又大

笑曰

人盡夫也

活之何

為

陳固哀之

食之

陳紅漲於面

舉向陳吻曰

乞人咯痰唾盈把

市人漸集如堵

陳忍痛受之

怒以杖擊陳

我閻摩耶

乃曰 異哉 人死而乞活於我

在　前後冥搜

尾之　入於廟中　追而求之　不知所

我哉　遂起行已不顧　佳人愛

乞人大笑曰

格格而下　停結胷間

遂強啖焉　覺入喉中　硬如團絮

有難色　既思道士之囑

殊無端兆

既悼夫亡之慘

慚恨而歸

又悔食唾之羞

但願即死

俯仰哀啼

方欲展血歛尸

家人竚望

無敢近

者

陳抱尸收腸

且理且哭

哭極聲嘶

頓欲嘔

覺鬲

中結物

突奔而出

不及回首

己落腔中

驚而視之

乃人

心也

在腔突突猶躍

熱氣騰蒸

如烟焉

大異之

急以兩手合腔

極力抱擠

少懈

則氣氤氳自縫中出

乃裂繒帛

急束之

以手撫尸

漸溫

覆以衾裯

中夜啟視

有鼻息矣

天明

竟活

為言恍惚若夢

但覺心隱痛耳

視破處

痂結如錢

尋愈

異史氏曰

愚哉世人

明明妖也

而以為美

迷哉愚人

明明忠也

而以為妄

然愛人之色而漁之

妻亦將食人之唾而甘之矣

天道好還

但愚而迷者不

悟耳

可哀也夫

賈兒

楚某翁

賈於外

婦獨居

夢與人交

醒而捫之

小丈夫也

察其情

與人異

知為狐

未幾下牀去

門未開而已逝矣

入暮

邀庖

媼伴焉

有子十歲

素别榻卧 亦招與俱

夜既深 媪兒皆寐

狐復来 婦喃喃如夢語

媪覺兒呼之 狐遂去

自是身忽忽若有亡

至夜 不敢息燭

戒子睡勿熟

夜闌 兒及媪倚壁少寐

自是遂狂 歌哭叫詈

近扶之 亦不羞縮

則毋裸臥其中

兕執火徧燭之 至他室

始疑 媼懼不敢往覓

意其出遺 久待不至

既醒 失婦

節
日效坊者
因共壯兒膽
然嬉戲無
反怒呵兒
兒亦不為意
輒起火之
母
去
兒每聞母笑語
另榻寢
兒嘔亦遣
日萬狀
夜厭與人居

塗已所作　遂把厨刀

終日營營　不憚其勞

無少明　已乃合泥塗壁孔

過數日　兩窗盡塞

地作嬌啼　人無敢氣觸

止之　不聽　或去其一石　則滾

以磚石疊窗上

詐作欲洩狀　欻有一物如貍

久之無異　乃離門揚言

杜門聲喊

伺母囈語　急啟燈

宵分　隱刀於懷　以匏覆燈

憎其頑　不以人齒　兒

霍霍磨之　見者　皆

可以幸其不来

懊恨而寢
自念雖不即戮

兒若弗聞
擊之不中

初挑燈起
母便詬罵

溼血猶滴

之
僅斷其尾
約二寸許

突奔門隙
急擊

翁驚延醫藥之
婦嫚罵 視若仇 兒以狀對
賈人歸 就榻問訊
痴卧如死 未幾
至夜果絕 兒竊喜 但見
跡之 入何氏園中
及明 視血跡 踰垣而去

向夕 竟奔別室

不欲與夫同室處

父子又覓得於別室 由是復顛

一夜瞌醒 失婦所在

數日漸安 父子俱喜

潛以藥入湯水雜飲之

婦瀉藥詬罵

狐所在 月初作 乍聞人

伏莽中 將以採

兒薄暮 潛匿何氏園

驅禳備至 殊無少驗

則門自闢 翁患之

盡扃他扉 婦奔去

挽之 罵益甚 翁無策

語

暗撥蓬科

見二人飲

一長鬣奴捧

壺衣老椶色

語俱細隱

不甚可辨

移時

聞一人曰

明日

可取白酒一瓶来

頃之俱去

惟長鬣獨留

脱衣

翁問所往　荅宿何伯家

兒乃歸

來　噥噥入竹叢中

遂終夜伏　未明　又聞二人以次復

兒欲歸　恐狐覺

皆如人　但尾垂後部

卧庭石上　審顧之　四肢

適從父入市
見帽肆挂狐尾
乞翁市之
翁不顧
兒牽父衣嬌聒之
翁不忍過拂
市焉
父貿易廛中
兒戲弄其側
乘父他顧
盜錢去

故遣我乞獺藥耳

耗子嚙衣

怒啼不解

答云連朝稍可

又以

甥他出

姈詰母疾

獺

兒奔其家

有甥氏城居

素業

沽白酒

寄肆廊

妗檢櫝出錢許　裹付

兒　兒少之　妗欲作湯餅啖兒

兒覷室無人

自發藥裹　竊盈掬而懷之

乃趨告於　俾勿舉火

父待市中　不遑食也

遂徑去　隱以藥置酒中

里居 答云北村

陰綴繫之 漸與語 詰其

雜儔中 兒審之確

一日見長鬣入 亦

兒自是日遊廛肆間

父問所在 托在舅家

遨遊市上 抵暮方歸

亦詢兒

兒偽云山洞

長鬣人怪其洞居

兒笑曰

我世居

洞府

君固否耶

其人益驚

便詰姓氏

兒曰

我胡氏子

曾在何處見

君從兩郎

其人亦以沽告

兒曰

父遣我沽

為可恨耳

其人問在市欲何作

我輩混跡人中

但此猶存

曰

少少露其假尾

若信若疑

兒微啟下裳

顧忌之耶

其人熟審之

曰 即曩所見兩郎 因問主人伊誰

不爾 不得

受主人遣

苦 躭驚憂 其人曰

故常竊時多 兒曰 此役亦良

曰 吾儕多貧

兒問 沽未

兄弟也

一私北郭王氏婦

一宿東村某翁家

翁家兒大惡

被斷

尾

十日始瘥

今

復往矣

言已欲別

曰

勿悮我事

兒曰

竊之難

不若沽之易

我先沽寄

廊下
敬以相贈
我囊中尚有餘錢
不愁沽也
其人愧無以報
兜曰
我本同類
何靳此須
暇時
尚當與君痛飲耳
遂與俱去
取酒授之
乃歸
至夜
毋竟安寢不復奔

曰 此物最靈 一洩 則彼知之

驚問 何不早告

猶在 持而搖之 未盡也 父

喙津津尚有血出 酒瓶

狐斃於亭上 一狐死於草中

告父 同往驗之 則兩

心知有異

數升

嘔瘀輒

明了

但益之嗽

心漸

尾

而婦瘠殊甚

自是遂安

父子荷狐歸

刀痕儼然

見一狐禿

討狐之陳平也

於是

翁喜曰

我兒

總戎

教之騎射

後貴至

則狐絕

而病亦愈

翁由此奇兒

向祟於狐

至是問之

尋卒

北郭王氏婦

董生

董生字遐思

青州之西鄙人

冬月薄暮

展被於榻

而熾炭焉

方將篝燈

適友人招飲

遂扃戶

至友人所

座有醫人

善太素脈

徧診諸客
未顧王生九思及董曰
余閱人多矣
脈之奇無如兩君者
貴脈而有賤兆
壽脈而有促徵 此
非鄙人所敢知也
然而董君實甚
共驚問之 曰 某

必去時忙促

大疑

醺中自憶

見齋門虛掩

半夜董歸

語

置不爲意

既以爲模稜

二人初聞甚駭

顧兩君自愼之

至此共窮於術

未敢臆決

戲探下體 則毛尾修然

不殊 狂喜

急火之 竟為姝麗韶顏稚齒神仙

膩有卧人 大愕斂手

温否 纔一探入 則

先以手入衾中 探其

故忌扃鍵 入室未遑爇火

大懼欲遁
女已醒
出手捉生臂
問君何往
董益懼
戰栗哀求
願仙人憐恕
女笑曰
何所見而仙我
董曰我不畏首
而畏尾
女又笑曰

尾於何有
君惧矣
引董手強使復
探
則髀肉如脂
尻骨童童
笑曰何如
醉態朦朧
不知所見伊何
遂誣入若此
董固喜其
麗
至此益惑
反自咎適然之錯

然疑其所來無因

女曰君不憶東鄰之黃髮女乎

屈指移居者

已十年矣

爾時我未笄

君垂髫也

董恍然曰

卿周氏之阿瑣耶

女曰是矣

董曰卿言

憶孩時相識者惟君

剩妾一身 煢無所倚

翁姑相繼逝 又不幸為文君

五年

然何遽能來 文曰妾適癡郎四

不見 遂苗條若此

之 我髣髴憶之 十年

董喜
解衣共寢
幸勿見疑
肌栗
故借被以自溫耳
待之既久
足氷
遂潛隱以待君歸
入門已暮
邀飲者適至
故勉來相就

疾不可為也

董大哭不去

前日之死徵驗

醫曰此妖脈也

乃懼

復造善脈者診之

不自知

久之

面目益支離

家人怪問

輒言

意殊自得

月餘漸羸瘦

走不顧　女大慚　亦怒曰

勿復相糾纏　我行且死

女笑要之　拂然曰

董亦自危　既歸

囑曰　如有所遇　力絶之

炙臍　而贈以藥

醫不得已　為之鍼手

積數日

董嘔血斗餘而死

如故

窺女子已失所在

妻子火守之

夢

益恐

移寢於内

夢與女交

醒而遺矣

甫交輒

汝尚欲生耶

至夜董服藥獨寢

宜慎相防
王益佩之
此輩妖氣可畏
讀書人
不意為狐惑而死
渠舊與妾善
也
詰所自
曰妾遐思之鄰
悅其美而私之
見一女子來
王九思在齋中

勿忘却 醒而異之 謂女

七日之夜 當炷香室外

已訴之冥府洩此幽憤

殺我矣 又欲殺我女 我

與君好者狐也

迷罔病瘠 忽夢董曰

遂相懽待 居數日

亂之 已而悔之 而不能絶

王心不能自持 又

坐與調笑

生 不室亦先也

不壽

女曰命當壽 室亦

或勸勿室也

曰 我病甚 恐將委溝壑

及暮

揷香戶上

女來拔棄之

夜又夢董來讓其違囑

次夜

暗囑家人

俟寢後潛炷之

女在榻上忽驚曰

又置香耶

王言不知

女急起得香

又折滅之

入曰誰教君為此者

吾曰

或室人憂病

信丞家作厭禳耳

女徬徨不樂

家人潛窺香滅

女忽嘆曰

又炷之

君福澤良厚

我悮害遐思

而奔子 誠我之過 我
將與彼就質於冥曹
君知不忘夙好 勿壞
我皮囊也
逡巡下榻
仆地而死 燭之狐也
猶恐其活 遽呼家人剝
其皮而懸焉

皮囊何在 曰家人不知

金丹去 復令還生

不當惑人 追

死當其罪 但咎我

法曹謂董君見色而動

我訴諸法曹

王病甚 見狐來曰

孫慘然曰

已脫之矣

余殺人多矣

今

死已晚

然忍哉君乎

恨恨而去

王病幾

危

半年乃瘥

能深夜赴十王殿
君有豪名
或戲之
云
篤
尚未知名
一日文社眾飲
性豪放
然素鈍
學雖
陵陽朱爾旦
字小明
陸判

貟得左廊判官來

衆當醮作筵

蓋陵陽有十

王殿

神鬼皆以木雕

妝飾如生

東廡有立判綠面赤鬚

貌尤獰惡

或夜

聞兩廊拷訊聲

奉觴酬之三 衆睹之 瑟縮不安

俄負判入 置几上

請髯宗師至矣 衆皆起

居無何 門外大呼曰 我

朱笑起徑去

故衆以此難朱

入者毛皆森豎

於坐
仍請負去
朱又把酒灌地
祝曰
門生狂率不文
大宗師諒不為怪
荒舍匪遙
合乘輿來覓飲
幸不為畛畦
乃負之去
次日衆果招

飲

抵暮半醉而歸

興未闌

挑燭獨飲

忽有人搴簾入

視之則判官也

朱起曰 噫

吾殆將死矣

前日冒瀆 今

來加斧鑽耶

判啟濃髯微笑曰

非也 昨蒙高義相訂

妻聞大駭

奔告家人治肴果

朱如命置瓶案上

判曰天道溫和

可以冷飲

自起滌器爇火

朱大悦

牽衣促坐

夜偶暇

敬踐達人之約

戒勿出
朱不聽
立俟治具以出
易醆交
酬
始詢姓氏
曰我陸姓
無名字
與談
古典
應答如響
問知制藝否
曰妍媸亦頗辨之
冥司誦讀

情益洽 時抵足眠

自是兩三日輒一來

比醒 則殘燭黃昏 鬼客已去

伏几醺睡

朱因竟日飲 遂不覺玉山傾頽

豪飲 一舉十觥

與陽世畧同 陸

朱獻憁稿

陸輒紅勒之都言不佳

一夜朱輒醉先寢

陸猶自酌

忽醉夢中

覺臟腑微痛

醒而視之

則陸危坐牀前

破腔出腸胃

條條整理

愕曰
夙無仇怨
何以見殺
陸笑云
勿懼
我為君易慧心耳
從容納腸
已復合之
末以裹足布束朱腰
作用畢
視榻上亦無血跡
腹間覺少麻木

見陸置肉塊几上

問之

曰

此君心也

作文不快

知君之毛竅塞耳

適在冥間於千萬心中

揀得佳者一枚

為君易之

留此以補闕數

乃起掩扉去

天明

解視 則創口巳合

有綖而赤者存焉

自是文思大進 過眼不忘

數日 又出文示陸

陸曰

可矣 但君福薄 不能

大顯貴 鄉科而巳

共求朱先容願納交陸

細詢始知其異

相視而驚

及見闈墨

同社友素揶揄之

秋闈果中經元

未幾科試冠軍

曰今歲必魁

問何時

漸引去　朱乃攜陸歸

乎無色　齒欲相擊

目炯炯如電　衆茫

赤鬚生動

衆大設以待之　更初陸至

陸諾之

山荊予結髮人 下體

面目想亦可更

朱曰心腸可易

陸便請命

可否

尚有一事欲相煩 不知

胃受賜已多

飲既醺

朱曰湔腸伐

詰之　曰君曩所囑
燭之　見襟裏一物
朱急起延入
過數日　半夜来叩關
容徐圖之
如何　陸笑曰諾
尚欲煩君刀斧
頗亦不惡　但頭面不甚佳麗

推扉 扉自闢

扃 陸至一手

朱慮門戶夜

勿驚禽犬

涇 陸立促急入

朱撥視 頸血猶

適得一美人首 敬報君命

向鄰物色

引至卧室

見夫人側身眠

陸以頭授朱抱之

自於靴中出白刃如匕首

按夫人項著力如切瓜狀

迎刃而解

首

落枕畔

急於朱懷取美人頭合項上

詳審端正
而後捘捺
已而移枕塞肩際
命朱瘞首靜所
乃去 朱妻醒
覺頸間微麻
面頰甲錯
搓之得血
片
甚駭
呼婢汲盥
婢見面血狼藉

笑靨承顴畫中人也

則長眉掩鬢

朱入告之因反覆細視

錯愕不能自解

又駭極夫人引鏡自照

舉首則面目全非

驚絕濯之盆水盡赤

解領驗之

有紅綫一周

上下肉色判然而異

先是吳侍御有女甚美

未嫁而喪二夫

故十九猶未醮也

上元遊十王殿

時遊人甚雜

內有無賴賊

遂陰訪里居
窺而艷之
乘夜梯入
穴寢門
殺一婢於牀下
逼女與淫
女力拒聲
喊
賊怒亦殺之
吳夫人微聞鬧聲
呼婢往視
見尸駭絕
舉家盡起

郡嚴限捕賊

侍御告郡

謂所守不恪

致葬犬腹

則身在而失其首

徧撻侍女

終夜

詰旦啟衾

一門啼號

紛騰

停尸堂上

置首項側

三月而罪人弗得漸有以朱家換頭之異聞吳公者吳疑之遣媼探諸其家入見夫人駭走以告吳公公視女尸故存驚疑無以自决猜朱

以左道殺女
往詰朱
朱曰室
人夢易其首
實不解
其何故
謂僕殺之
則寃
也
吳不信訟之
收家人鞫之
一如朱言
郡守不能決

陸判官取兒頭與之易之

與朱孝廉　彼不艷於其妻

兒為蘇溪楊大年所賊　無

自言之　吳夜夢女曰

陸曰不難　當使伊女

朱歸求計於陸

由此為公婿

吳乃詣朱

請見夫人

執而械之

遂伏其罪

於官

問之果有楊大年

醒告夫人

所夢同

乃言

願勿相仇

是兒身死而頭生也

乃以朱妻首合女尸而葬焉

朱三入禮闈

皆以場規被放

於是灰心仕進

積三十年

一夕陸告曰

君壽不永矣

問其期

對以五日

能相救否

曰惟天所命人何能私

且自達人觀之生死一耳

何必生之為樂死之為悲

朱以為然即治衣衾棺槨既竟

盛服而沒翌日夫人方扶柩哭

朱忽冉冉自外至

朱曰何其不再

君既有靈古有還魂之說

夫人曰朱依依慰解之

夫人大慟泣垂膺

寡毋孤兒殊戀戀耳

鬼不異生時慮爾

夫人懼朱曰我誠

天數不可違也
問在陰司作何務
曰陸判薦我督案務
授有官爵
亦無所苦
夫人欲再語
朱曰陸公與我同来
可設酒饌
趨而出
夫人依言營備
但聞室中

笑語
豪氣高聲
宛若生前
半夜窺之
窅然而
逝
自是三數日輒一來
時而畱宿繾綣
家中事就便經
紀
子瑋方五歲
來輒提抱
至七八歲
則燈下教讀
子亦慧

行將遠赴
問何往
曰承帝命為太華卿
今與卿永訣矣
又二夕来
謂夫人曰
從此来漸疎
日月至焉而已
庠
竟不知無父也
九歲能文
十五入邑

事煩途隔 故不能来

母子扶之哭 曰勿爾

兒已成立 家業尚可存活

豈有百年不拆之鸞鳳耶

顧子曰 好為人

勿墮父業 十年後一相見耳

徑出門去 於是

下馬哭伏道左
人
其父也
鹵簿
訝之
審視車中
忽有輿從羽葆
馳衛
岳
道經華陰
官行人
奉命祭西
遂絶
後瑋二十五舉進士

見輿從人馬
飄忽若風
佩之當貴
偉欲追從
解佩刀遣人持贈
遙語曰
而去
數武回望
朱促車行
火馳不顧
我目瞑矣
偉伏不起
父停輿曰
官聲好

瞬息不見 痛恨良久

抽刀視之 製極精工

鐫字一行

曰胆欲大而心欲小 智欲

圓而行欲方 俾後官至司馬

生五子 曰沉 曰潛 曰沕

曰渾 曰深 一夕夢父曰

鑿削於肝腸　　施刀錐於頸項者哉

剏始者奇　　而況加

妄　　移花接木

異史氏曰　斷鶴續鳧　矯作者

有政聲

從之　渾仕為總憲

佩刀宜贈渾也

為之執鞭

所欣慕焉

陸公猶存乎

尚有靈焉否也

為歲不遠

陵陽

可謂媸皮裹妍骨矣

明季至今

陸公者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